

江南的雪

徐仁良

雪后几日，天更青了。背阴的山洼处，依旧还有很多积雪尚未融化，亮晶晶的，泛出阴森的光泽，一靠近，就有一股寒气扑过来。而向阳处，积雪只能在浓荫的树根下躲藏。江南的人家最喜欢挑这样的日子，办红喜事，吹吹打打，闲散的冬日，因了这雪，因了这吹吹打打，变得活泛起来。鞭炮声此起彼伏，甚是热闹。老家的规矩，凡是出嫁方的长辈至亲来贺喜，都必须鞭炮迎接，以示尊重。我是长辈，也享受着鞭炮的礼遇。

出门左拐，是熟悉的乡道，与往日相比铺了一层水泥，不宽。两旁的衰草在风里摇曳，远山蒙了一层淡淡的雾。南边的田埂上，几个红衣的妇人，拎了几筐菜，在河沟里淘洗。这样的白菜放在大缸里，置入秋辣椒和生姜之类，用河里的大青石压住，过一阵用来炒猪肠，或者豆腐丁，乡间美食也。

寓居皖南，如没有一场雪的造访，会觉得无比遗憾。最喜的是初雪，飘飘洒洒，似乎都在夜里出发，早晨起来，房前树上，悄悄挂了一层白，映亮了窗户，起早的人发现了，总会小小惊呼一声，哇！下雪了也。掀开窗帘，见一场初雪，如与老友重逢，内心里的小惊喜是呼之欲出的。

江南的初雪往往伴着冷雨，一会是雪子的声音，一会是雨的声音，细细碎碎，立在窗前，只想下得更大些，最好呢，放一两天假，可以不上班，在家里温一壶酒，晕乎乎里睡着。想想，也美得很。

初雪最是柔婉，合着冷雨，一忽儿便不见了。又过些时日，一场大雪来了，洋洋洒洒，好不热闹。城里的路上，一到夜晚人流骤减，风在大街上乱窜，撕裂着广告牌，发出啦啦啦啦的声音。乡下，清晨起来，满山的雪映得人睁不开眼，山道寂静，一如太古。这样的日子只好窝在皖南的木屋子里，靠着火桶，膝盖上盖一件旧棉袄，读两本旧书，打发时光。

雪后的日子，天碧蓝碧蓝的。偶尔有一片白云在天空游荡。野外的地面上有很多的足印，小鸟或者小动物的，也有人的，有时候顺着足印，会找到几户人家，人家热情泡茶，你捧着茶杯，嘴里吹着热气，眼里一层雾。互相道好之后，免不了唏嘘一番，有人说我长得和我父亲年轻时一模一样，连走路都像啊，说完他哈哈大笑，仿佛破解了我的一个秘密。有的说上次找你办事，你真热情，那家人到现在都念你呢。我说是啊，两眼一抹黑，我不“指路”谁指呢。拐过村子的屋角，雪正在融化，滴滴答答的雪水声，洗耳，也洗心。

雪夜可以出门走走，顺着乡间小道，借了天光，世界格外安静，只听见几点狗吠声，或近或远，隐隐约约，脚下是咯吱咯吱的踩雪声。这个时候，天地间一片白，天地间只有我。



王珪与“乌台诗案”

潜阳子

前段时间，随着一部以宋仁宗为主角的古装剧《清平乐》的播放，社会上掀起了一个“宋仁宗”热，于是人们便以为宋朝君臣都以仁治国，歌舞升平；君臣同心，人尽其才。其实也不尽然——发生在北宋元丰年间的“乌台诗案”就是北宋时一场典型的文字狱。

北宋元丰二年(1079)，当时御史中丞李定，御史舒亶、何正臣等人摘取苏轼《湖州谢上表》中的文字和他以前的诗作，以谤讪新政的罪名逮捕了他，把他关在乌台四个多月。当时，苏轼的诗歌确有些讥刺时政，包括变法问题。但被告发却另有原因。此案件先由监察御史告发，后在御史台狱受审——所谓“乌台”即指御史台。因官署内遍植柏树，称“柏台”。又因柏树上常有乌鸦栖息筑巢，乃称乌台。所以称“乌台诗案”。

史载，当时宋神宗指派太常博士皇甫遵赴湖州拘捕苏轼入京。临行前，皇甫遵提出要苏轼沿途收监，神宗不允，宣旨道：“只准根究苏轼吟诗之事，不得在途中将苏轼寄监，押解回京审问。”押解抵京后，苏轼作为重犯，被投入到乌台监狱。李定等人昼夜提审，严逼拷问，欲置之死地而后快。两个多月的“根勘”审理，经常是“诟辱通宵不忍闻”。最后，李定等人强加给了苏轼“四大罪状”，请求宋神宗处死苏轼。

在当朝很多人对苏轼落井下石时，王珪也以苏轼一首《王复秀才所居双桧二首》(其一)为证

据，向宋神宗进言。诗曰：“凛然相对敢相欺，直干凌空未要奇。根到九泉无曲处，世间惟有蛰龙知。”王珪说：“陛下飞龙在天，轼以为不知己；而求知地下之蛰龙，非不臣而何？”真所谓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？但王珪居心叵测的牵强附会，连神宗当时也看不下去，他当面训斥他，说：“诗人之词，安可如此论？彼自咏桧，何预朕事？”

王珪(1019—1085)，字禹玉。据《潜山县志》记载，其祖籍四川成都，后随叔父王罕迁居舒州(潜山)。神宗熙宁三年(1070)官拜参政知事，其身居宰相之位十六年。一直顺从帝意，明哲保身，有“三旨(取旨、领旨、得旨)相公”之称。清代张贵胜的《遣愁集》称：“王珪为相，一无建明。上殿进呈曰：‘领旨可否？’讫，云：‘领圣旨。’”退喻稟事者云：‘已得圣旨也。’”时称其为“三旨宰相”。

幸好宋神宗对苏轼心有所赏，后见御史台处决苏轼的奏报，也一时犯难。这“难”在于：一是当年宋太祖赵匡胤曾有遗囑，除了犯叛逆谋反罪，一概不得杀朝中大臣。二是病中的曹太皇太后(宋仁宗之后)向神宗进言，说是“不可冤滥，致伤中和”；还有章惇、王安礼(王安石之弟)等一班朝臣也再三陈情缓颊。最后，苏轼在乌台监狱被关押一百三十多天，以“蒙恩授(湖北)黄州团练副使”的结论结案。同时明确要求苏轼在黄州安置，不得签书公事。如此，宋元丰三年大年初一，苏轼离京，“乌台诗案”算是画上一个大大的句号。

树的脸

徐斌

庚子岁杪，木叶日稀，原为叶片、花朵和果实所屏蔽的枝干，渐渐显露其顶天立地的伟岸。我沿河边慢行，随手拍下各种树皮，用手指左右划动，犹如翻阅树的脸书。

在我看来，树皮就是树的脸。人要脸树也要脸，没有树皮树活不成。而且树皮敏感，是树的尊严：你挠挠紫薇树干，它会浑身颤动；你抚摸合欢树干，它梳齿似的叶片竟然微微闭合。再则，花叶有时，变形变色，以其美丽芬芳引人注目，就像树的衣服和头饰；果实夏天孕育，秋天成熟，悬挂枝头，摇曳如铃，是岁月盘点，是树的表达；树皮呢，与生俱来，与树终老，一如树的容颜。

树皮世界奥妙无穷，树皮之美难以准确描述。乍看树皮其色多褐，但是桑树香椿皮黄，如黄色的脸；榉树构树皮白，如十八岁的少年；水杉楝树皮红，如抹胭脂腮红。树皮其形多糙，你看柳树银杏，树纹深似山谷，激流直贯而下，写满千年沧桑；可是桑树榉树，以及女贞栎树纹理细密，就像精致信笺，你如带着毛笔，可给知己写封情书，或者临风书写岁末感言。

我一棵一棵看过来，每种树皮都不简单。鸡爪槭、槐树皮干白枝绿，纹理细密；木芙蓉、意杨树皮青细密；桂花树、合欢树皮布满褐斑，像虎皮豹，又心有千千结；无患子皮有横纹，树瘤极多；乌柏竖纹，由下向上，越来越细，渐至于无；柳树相思最苦……最奇怪的是紫薇树。他们年轻时，年年生出表皮，年年自行脱落；到了老年，生出的皮极薄，差似无有，以至筋脉挺露，透出暗红。商家发现了树皮的秘密，设计出的装饰材料“树纹纸”，乘着人们热爱自然翅膀，一路畅销。

河边最多的是香樟树。冠如穹窿，枝繁叶密，时常从枝叶间飞出一群灰喜鹊来，像黑色的精灵。香樟是树中的香妃，周身散发清香。树身纹路清

晰，优美而有条理，书写精深文字，贮藏文化密笈。我岳母家，有两只樟木箱子，藏着她只在60年前穿过一次的嫁衣，藏着她早年亲手给几个孩子做的棉袄棉裤。她老人家在世时，就爱翻看这些旧物。

榉树也多，是行道树，高大挺拔，向行人行礼。有几棵树落叶晚些，叶片褐红，如同电影《阿甘正传》片首迎风飞舞的羽毛，给人以向上的力量。因为“榉”“举”谐音，在重视科举的隋唐时期，几乎家家门前都有几棵榉树，以期实现“应试中举”的愿望。树皮或棕褐色或灰白色，平滑如同展开的宣纸，上面还有横的虚线，真是可以写出佳作。

朴树的皮成片翘起，酷似传说中的龙鳞。河边有几棵，附近乡下也有几棵，其中一棵粗大如柱，鳞片炸开，三个人合抱不过来，已有五百年高寿。北宋诗豪杜默，曾作《送守道六字诗》：“学海波中老龙，圣人门前大虫。推倒杨朱墨翟，扶起仲尼周公。”苏东坡读之忍俊不禁，嘲笑他说：“吾观杜默豪气，正是京东学究饮私酒，食瘠死牛肉，醉饱后所发者也！”未承想，苏东坡这几句骂，倒使杜默扬名，仿佛化身龙，遨游古今。

法梧的皮，灰褐或灰白色，每年都呈薄片状剥落，因剥落时间有早有迟，故显出深浅不同的斑驳之色。20多年前，有道高考作文题《梧桐树下的对话》，写父亲与其儿女谈论新老树皮故事，说老树皮的脱落是奉献，说新树皮的接替是经受考验和继承老一代的事业。今天读来，犹有新意。

我边看树皮，边听音乐。张雨生的歌《一棵秋天的树》，百听不厌：“我是一棵秋天的树/稀少的叶片显得有些孤独/偶尔燕子会飞到我的肩上/用歌声描述这世界的匆促//我是一棵秋天的树/安安静静守着小小疆土/眼前的繁华我从不羡慕/因为最美的在心不在远处……”深冬的树、深冬的我也是如此。